

梅州文史



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梅州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梅 州 文 史

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梅州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封面题字:叶选平

封面设计:古玉如

责任编辑:古清华

梅州文史(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梅州市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地址:梅州市江南梅龙路政协大楼 邮编:514021)

*

梅县程江彩色印刷厂承印

*

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
96 粤印准字第 0358 号

《梅州文史》编委会

主 编：刘南彪

副主编：钟兰敏 李柏林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古清华 叶云章 叶绍桂

丘 峰 孙秋珍 张其宇

陈向华 陈美豪 杨维清

幸公达 谢心贤

目 录

· 人 物 春 秋 ·

- 叶剑英在长征中…………… 何群新(1)
- 胡乔木与曾迪先…………… 廖金龙(7)
- 追求真理 矢志不移
- 记前五华县副县长李传教授…………… 黄舜兴(20)
- 缅怀著名林学先驱侯过教授…………… 徐燕千(30)
- 汉乐古筝名家罗九香…………… 李德礼(44)
- 郭沫若与黄琪翔的友谊…………… 黄久恒(48)
- 为除国贼勇献身
- 记钟明光刺杀龙济光的经过…………… 李柏泉(50)
- 军医元老张建将军…………… 余 立(53)
- 汕梅新闻战士张问强与梅县《汕报》…………… 王子英(56)
- 心与寒潭一样清
- 明末抗清志士林丹九与景忠祠小记…………… 赖雨桐(60)
- 外交家、教育家梁诗五…………… 谢永昌(63)
- 爱国爱乡的旅印华侨陈霖初…………… 文衍源(67)
- 星洲侨贤杨溢璘…………… 吴炳奎(68)
- 晚清考官杨国璋…………… 谢立言(70)
- “结发无猜直到今”的罗卓英夫妇…………… 刘森水(72)
- 蒋介石与黄为材…………… 黄崇森(74)

· 文 化 艺 术 ·

- 百侯中学校校史…………… (77)
- 建国前后的梅县图书业…………… 古敬仁(92)

我省第一间陶瓷专业学校	黄 勉(99)
客家药名谜联歌的情趣	魏东海(102)

· 客 家 风 情 ·

梅州古八景	古勇辉(103)
客家民居风水林	田辛垦(106)
山方何以变山丰	肖 冰(108)
大埔茶文化及其发展	谢如剑(109)
漫话兴宁的名茶与茶文化	罗 康(114)
千里他乡闻客音	梁 河(120)

· 革 命 斗 争 ·

闽粤边红旗不倒的英雄村庄——太宁	饶 练 戴礼祥(123)
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建立及其作用	刘南彪 卓加里(139)

· 史 海 纵 览 ·

刘凤山派武术的源流及发展	谢如剑(145)
“南社”梅州籍社员一览表	谢崇德(150)
饶剑州释囚	谢立言(152)

· 客 家 研 究 ·

学术研究要瞻前顾后 环视左右	
商榷 争鸣 评论	丘菊贤 刘南彪(155)
《客家源流探奥》质疑	(172)
关于客家族属问题的再研究	王 东(178)
客家何许人也	叶 扬(189)
客家百姓郡望今注	黄火兴(201)

客家人是最迟迁入广东的吗·····	吴金夫(207)
历次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概况·····	谢永昌(211)

· 宗 教 信 仰 ·

三山国王庙与粤东客家人迁台·····	赖雨桐(216)
鸡鸣山与灵化寺·····	罗 康(219)
大埔寺庵及其开山祖师·····	涂 光(221)

· 文 史 信 息 ·

朱熹手迹“落汉鸣泉”考察纪实·····	丰顺县政协文史科(224)
在兴宁城召开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的情景追忆 ·····	
·····	兴宁市政协文史科(226)

叶剑英在长征中

何群新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为缅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叶剑英元帅,现将叶剑英同志在长征途中,智斗张国焘、捍卫党中央脱离险境的情况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1935年6月12日,红军第一、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胜利抵达四川懋功(今小金)县的达维镇。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红一、四方面军兵力为2:8),具备了由战略退却转为战略反攻,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迎接革命新高潮的有利条件。

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两河口镇召开扩大会议。会上,张国焘勉强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数人北上的意见。最后,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为此,必须坚决反对当前的主要危险——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29日,中革军委根据这一战略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趁国民党胡宗南部初到尚未作好部署的时机,红一、四方面军协同作战,消灭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地区,打通北上甘肃南部通道。

会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北上。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山,于7月下旬,全部抵达毛儿盖地区。

张国焘惧怕同战斗力较强的胡宗南部队作战,不执行中央军委计划。借口给养困难,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并提出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延宕。

他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张国焘策动一部分人向中

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要求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拒绝了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中共中央于7月18日任命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

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因敌情变化不能实现。红军不得不改道经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上。

8月3日，红军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路军。以在毛儿盖地区的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军委纵队的大部分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班佑。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随右路军行动。

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三十二军及军委纵队的一部分组成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叶剑英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和中革军委、红军总部的一系列指示，在长征中，不畏艰难险阻，处处打先锋。

张国焘8月初到达毛儿盖后，节外生枝，推翻两河口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北上的决议，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党中央的政治路线。

同月上旬，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沙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认真分析了形势，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并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按照红军总部的决定，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越过渺无人烟的

茫茫草地，于8月21日到达四川的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

张国焘阳奉阴违，不执行毛儿盖（沙窝）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申北上的战略方针，并对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朱德、刘伯承加以排斥，迟迟按兵不动。

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张国焘到9月初才命令红五军进抵墨洼附近。但接着又命令该军返回阿坝，电令陈昌浩准备率领右路军南下。

9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希望左路军立即北上。但是，张国焘竟无视中央的劝告，于9月9日致电中革军委，坚持其“乘势南下”的主张。

同日，他又背着朱德、刘伯承和党中央，给前敌政委陈昌浩发来密电：……望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坚持北进，则应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前敌总指挥部第一局作战科副科长吕维熙（吕黎平）和机要科译电员（组长）陈茂生译出电报全文一看，大吃一惊。他俩感到事关重大，商定立即把电报送叶剑英参谋长。

当时，右路军正在潘州村召开高干会议，研究南下。叶剑英看了电报后，意识到情况万分危急。于是，即独自携带电报借故外出离开会场，把电报送到住在离潘州约3里的牙弄村的毛泽东。毛泽东看过电报，嘱咐叶剑英回去把电报交给陈昌浩。继续参加会议。随即，偕同张闻天、博古、彭德怀，从牙弄赶赴下巴西红三军二部，与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紧急磋商。经研究，为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先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和中央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按照毛儿盖重申的方针北上。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回到潘州把电报交给陈昌浩继续参加会议。

会上，叶剑英听了部署南下，急中生智。会后当天，以筹备粮食准备南下为名，趁机外出找到杨尚昆、李维汉、肖向荣研究对策。商定深夜把中央军委直属队带出来，跟党中央一起走。

当天晚上，叶剑英独自 1 人来到作战科检查工作。之后，叮嘱吕黎平、陈茂生，不要对任何人提起那份电报之事；并向吕黎平要去在包座战斗中缴获敌人的那份甘肃省地图后便离去。

深夜，叶剑英趁人熟睡、万籁俱寂之际，带领军委纵队直属队开赴下巴西河边通往牙弄的路口，待同事先商定由杨尚昆率领的另一部分军委直属队来到后，即向牙弄方向挺进。拂晓到达牙弄村，见到了在这里的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彭德怀。

毛泽东等人见到叶剑英、杨尚昆等把中央军委纵队直属队和地图带出来，非常高兴。

9 月 10 日凌晨，党中央率领部队北上了。并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胞书》；同时，先后致电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恳切指出：放弃南下方针，迅速率部北上。

当时，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用武力阻拦。徐向前坚决制止这一行动。从而避免了冲突，维护了红军的团结。

9 月 1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的方针是错误的。

中共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和中央军委纵队在北上途中，走过难以通行的栈道、攻克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于 10 月 19 日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镇）。

到达陕北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

张国焘自从 9 月上旬坚持南下方针同党中央分道扬镳后，大搞其分裂党的活动。

同月中旬，他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攻击中央北上方

针是“逃跑”，仍力主南下；10月5日，张国焘公然在理番县卓木碉（今四川省马尔康县足木脚）另立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封自己为党中央“主席”，并宣布“开除”和“通缉”一些中央领导人。

12月5日，张国焘致电党中央，狂妄提出中共中央“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只能称北方局，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央红军，也只能称陕甘政府和北路军。

张国焘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遭到党中央的拒绝。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责令张国焘取消他所成立的党“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和“团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

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动不得人心，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红军带来巨大损失。部队自1935年9月中旬南下后，于10月、11月间在与国民党川军作战的绥（靖）宗（化）丹（巴）懋（功）战役中，虽然歼灭了大量敌人，但自己也伤亡近万人；1936年2月，国民党增调重兵向天全、芦山等地大举进攻。张国焘被迫不断西撤，越过大雪山，于4月撤到主要是藏民居住，粮食非常困难的甘孜、炉霍地区。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但伤亡很大。到甘孜后，只剩下4万多人，与南下前相比，已减员过半。

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在实践中已告失败。

在党中央的耐心教育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要求北上抗日与中央会合，以及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动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涨的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于6月6日宣布取消他的第二“中央”。

原在湘鄂川滇黔革命根据地，由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六军团，3月下旬到达盘县、亦资孔地区，完成战略转移。

3月30日，红二、六军团接到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的电令后，即离开盘县、亦资孔向西急进，渡过金沙江、越过大雪山，于7月2日抵达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这时，党中央得知他们的行踪后，便指令红二、六军团（含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第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7月上旬，红二、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北上。经过曲折，于10月下旬抵达甘肃会宁、静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至此，红二、四方面军完成长征。

张国焘本人，于长征后的1938年4月只身叛逃，跑到国民党蒋介石那边去了。同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并宣布开除他的党籍。这一决定，得到全党的拥护。

叶剑英在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捍卫党中央脱离险境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正如毛泽东主席说的：“张国焘一到毛儿盖就反了，他要在这里大开其督军会议，用枪杆子来审查党中央路线。……叶剑英同志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

1985年9月16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四中全会写给叶剑英同志的致敬信中说：“长征途中，您同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阴谋进行勇敢机智的斗争，为党立了大功。”

这就是党和人民对叶剑英元帅这一历史功绩的定论。

胡乔木与曾迪先

廖金龙

这是一件鲜为人知的事，人们只知道梅州籍客家人中出了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叶剑英，却不知道也出了个为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直接介绍参加组织引上革命道路的平凡的共产党员，他就是胡乔木的恩师曾迪先。

(一)

话还得从1987年说起。这年的12月中旬，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通过省委党史研究室给梅州市委党史研究室，转来一封由部长郑国雄同志签发的急信，要求尽可能协助查找“梅县人共产党员曾迪先”。写信人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胡乔木同志，信是在深圳市迎宾馆直接写给郑国雄同志的，全文如下：

国雄同志：托你查找一个梅县人共产党员曾迪先的下落，他活动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距今近六十年了。

他是我参加革命组织的介绍人。1930年底，他在清华大学四年级（经济系），我在同校一年级，他介绍我加入共青团。1931年上半年，他先提升我接任共青团支部书记和北平市西郊区委书记。此后，我就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曾迪先参加共产党可能就在清华大学，时间当在1929年前后。他在清华大学学习时间是1927年至1931年。1931年暑假前毕业。毕业离开北平以后的情况，我至今完全不知道。当时同学中的党员和其他有联系过的党员，凡是活下来我见到的，也没有一个人知道，估计有可能毕业后回广东被捕牺牲（当时同学党员中没有别的广东人，与广东也没有联系），也不排除其他可能，总

之似已不在人世。

为此,想请你告知组织部有关同志查找一下有关档案,如获结果,盼告甚感。

胡乔木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

梅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接受了这个任务,随即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不是一项简单的寻找工作,而且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革命前辈为革命奋斗了几十年,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和艰难险阻,能够为他们做一些寻找工作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况且通过寻找必定能弄清他们参加革命和从事地下斗争的情况,这也是难得的革命传统教育材料。遂决定由我为主负责组织调查寻找。

于是,从1987年12月15日起,我们遵照乔木同志提供的历史线索,一方面以梅州市党史研究室名义发函与我市各县党史研究室和有关老同志联系,请他们提供有关历史资料,尤其是1927—1931年前后有关人和事的情况;另一方面则深入到梅县有关乡村开展调查了解。

很快,我们就获得了一些线索,许多老同志都说“似曾听说过此人名,但未见过”。中山大学离休老同志谢健弘教授来信提供说:“我在大革命时期任中共梅县锦屏支部宣传委员时,任组织委员的曾先(家名曾纪宣),梅县黄竹洋人,曾就读东中。……他会不会是胡乔木同志的介绍人?”据此,我们便专程赴黄竹洋曾先家了解,但未获结果。曾先的年纪、经历等情况大体与要寻找的曾迪先相仿,但曾先是梅县入党的,且1928年4月“扎田事件”梅县县委被破坏前还在梅县工作,显然与胡乔木同志提供的情况不一致。但是黄竹洋之行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线索:据黄竹洋七十五岁以上老人座谈反映,同村另一个人名叫曾纪秋,曾用名曾特(迪),梅城一间中学毕业后考进清华大学,也是1931年前后毕业的,他们认为曾迪先可能就是曾特(迪)。纵然不是,但因他们同在清华大学

读书,起码彼此应是有联系的,能够调查了解到曾特(迪)的情况,便可弄到曾迪先的情况。为此,我们又专门给谢教授写信,请他再花时间、精力查找与曾特相熟或曾经有过联系的人。谢教授热情倍至,连续用函或专访的办法,在广州广为接触和联系曾姓乡亲。从后来谢教授来信反映得知他经过1988年3月中旬至4月初半个月的努力,便先后找到两个多年前和曾迪先、曾特(迪)相熟的人。一位是广东省政府参事室的参事曾广杞,据说迪先是他的族堂兄;另一位是曾特的亲胞妹曾荔馨的丈夫黄通仁,据说抗战胜利后在上海经商办货时见过曾迪先,解放初在上海又曾见过面,据他们说曾迪先曾在上海其岳父的大公染织厂当经理。

曾广杞还专此给谢教授写了信,大意:曾迪先系广东省梅县城北乡上坑曾屋人,是我的族堂兄,我家和他家相距一公里。他自幼求学,一向极少回乡,和曾蹇交往较深,属后辈,但受其影响,有孤傲性格,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他年长我六七岁。我1942年中大毕业后由他建议及协助进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书,并在重庆共同居住,共同开伙。那时曾迪先在农民银行从事经济研究员工作。从曾广杞、黄通仁两人提供的情况可知,曾迪先与曾特是同时期的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

查找工作有些眉目了,但曾迪先在何处,现状如何等等,仍然是个谜。据曾广杞、黄通仁反映,都同是说曾已于解放初迁去了香港。广杞甚至说,其曾询问其香港的亲属曾仁远,近年曾仁远曾在香港见过曾迪先。此情是真是假,必须“顺藤摸瓜”,直接到曾迪先的家乡进行调查。

1988年4月初的一天,我们来到梅州市梅江区城北乡人民政府。适乡里正召开各管理区主任会议,该乡组织委员把参会城北乡上坑管理区曾主任找来座谈。一听说是查找曾迪先的情况,曾主任当即说他知道,曾迪先就是他所在管理区上坑福瑞岗(目睡岗)曾屋人,家名叫曾广善,曾迪先名字是旅外读书、工作后改用

的,而且论资排辈,曾迪先还是他的同族叔父。现曾屋在乡还有许多曾迪先的兄弟子侄。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管理区曾主任带领下,我们径直找到福瑞岗曾屋,见到了曾迪先的亲族子侄,进而还到城东金盘桥刘屋访问了曾迪先的现年七八十岁的胞妹曾素娴。在曾素娴家里,我们翻阅了近几年曾迪先给其胞妹的亲笔信件和照片。得知曾迪先时已82岁,早两年确曾去香港探亲,后因患脑血栓病,已半瘫痪,一直住在上海乌鲁木齐北路。

获得曾迪先的情况,令人喜出望外,为了让胡乔木同志能及时知道情况,并能给认证,我们特地向曾素娴老人索要了一张曾迪先的近照,专门给胡乔木同志写了一封详信,一并寄往北京。胡乔木同志很快便写来回信:

金龙同志:

4月15日信收到,很感谢你用了4个多月的努力,把曾迪先同志50多年来的经历初步查悉,并承索赠他的一幅照片。请代向他的亲属致意,并望继续了解他在这一期间的政治情况(怎样失掉党的关系,解放后曾否要求恢复关系等,因本人年迈患病,请向亲属了解),随后告知为荷。

敬礼

胡乔木

5月3日

此时,胡乔木同志兴奋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5月25日,乔木同志又叫办公室同志写信,说:“这个人即是要找的那个曾迪先,感谢你的努力和所做的工作。”为使乔木同志更好地了解曾迪先的情况,我迅速通过曾素娴,与上海曾迪先取得联系,进一步调查了解,获得许多情况和材料。又于6月2日和20日寄送乔木同志。经过多方努力,7月初,乔木同志与曾迪先同志终于联系上了。我也于同年10月乘往南京第二国家历史博物馆查找党史资料的